

# 情 畫 未 了

刘振夏 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情盡  
未了



刘振夏

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 
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画未了 / 刘振夏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  
三联书店, 2007. 2

ISBN 978-7-108-02563-0

I. 情... II. 刘... III. 刘振夏-自传  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6873 号

本书中部分苏州古城老照片由苏州地方志办公室徐刚毅先生及  
苏州园林档案馆提供, 特此感谢。

责任编辑 张 荷

装帧设计 默 存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90 毫米×965 毫米 1/16 印张 23

字 数 318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58.00 元

## 序 一

### 我所赞赏的奇人——刘振夏



作者与方增先教授（右）合影

刘振夏是个奇人。也许我这样说有点言过其实，因为他是校长，又是全国政协委员，该是比较“规范”的一类人。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中所表达出来的气质，真的很出奇，而这种出奇，我是很赞赏的。

他画人像面对被画的人，他的感觉有一种天赋，或者是否可以称之为先验性的才能，就是对人物形象特别的敏感。一个画家能否画出一张好画来，其中有功力、修养、感情、思维……等等，都是在各方面因素综合的作用下完成的。但这其中首先要取决于画家对人像或物像的感受，没有很强的艺术感受，其他一切都是徒劳。现在艺术理论认为，人人都有艺术细胞，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。这话虽也有道理，但感受程度、深度并非人人一个样，所以才会承认，艺术中自有天才。蜜蜂、蝴蝶在几十里外可以闻到花香，人就不能；一朵小花有的人看

了视而不见，而有的人会为之着迷。刘振夏对人的感受、其深度和情感上的激动，大大超过常人。这种超常的激情，会令他的艺术注入生命，会令他一生为之追求不已、穷追不舍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

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写生人物画时，是偶然遇见的，但立刻为之动容，使我马上意识到他在艺术上，可以拥有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将来。所以就马上约他去浙江美院考研究生，可惜他没有来。为了人才的造就，我用长途电话，满世界找他，但仍没有踪影。事后我十分惋惜，因为担心就此失去了一位画家。当然，画家主要不在学院派的基本功，而在艺术创造，何况他本来就是科班出身。

过后不久，我遇到他时，看他泰然自若，使我深为诧异。显然他有自己的打算。他既然不考研究生，我想今后自然就少来往。但他从此认定我们有缘，每年总要专程到上海来看我，带着他特地为我找来的杨梅或枇杷上门，这也使我感觉他为人之奇。过后我渐渐理解他的这种执著之原委，仍然是最初源于他的人物画，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艺术知音，是真正理解他的人。既然他将一生甘苦都许诺给人物画事业，而又遇见了一个能看懂他为之贡献一生的艺术的人，他当然会引之为知己。

当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，艺术的价位常常被误导成艺术的水平，因此艺术圈的热闹，变成了价位的热闹。但刘振夏坦然自处，视金钱如粪土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甘于寂寞，发展成二十几年不发表一张画，这又使人惊奇。他好像生活在真空中，再热闹也似乎与他无关。这不奇吗？奇得有点惊人，这种特立独行还是源于对写真人物画的执著。因为要他离开他的人物画，为社会的某种流行，另起炉灶，不但有损他的艺术初志，且亦浪费时间、精力。有为必有所不为，为了自己的追求，此外不值一顾。

问题是，以写真人物为目标，他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。不但目前世人和业内人士都忽视了写实的写真人物画，而写实人物画，要真正

画好谈何容易？如果不把形式问题当作热点，不把现代味当作惟一尺码，那么，在高难度的把握上，这种画在难度上不会比其他画种逊色。在神韵和形象的要求上，当会更难。刘振夏找了一个“过时”的难题，并且为之终生奋斗，这不是又一奇吗？

人物画的难题，刘振夏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自己解决了，这是依靠他特有的悟性。禅宗宣称人有顿悟，但也承认渐修。顿悟如果用来解释人的素质，那是资质颖悟过人，当接触事物后，很快理解个中妙义；而渐修是逐渐积累经验，然后忽然解开谜团，通体了然。不过，艺术的顿悟和渐修，往往是交替着发展，逐步深入，所以有成就的艺术家无不十分勤奋，在努力学习中日以继夜，不停手中笔墨，而且不停地和绘画中出现的新问题抗争，这就是多思。刘振夏正是在这种不停步的奋进中走上艺术的高度，而且是他自己独有的高度。

近代新人物画是西方素描、速写的造型能力与中国近文人画水墨的结合。这是一个难题，因为文化上，中、西、古、今相距很大，近百年来，艺术界有知之士都迎着这一矛盾去奋斗。写实人物画，尤其浙派人物画，被时人推为一种公认的新模式。刘振夏自然会引为自己创造的参照，但他在此外还有他自己的创造因素，所以他的悟性使他可以独立地进行自己的探索。在人物写真的领域里，他成功了，形成了自己的画风。

这也是出奇的：一般人都愿意去浙江美院当研究生，以便直接承传。但刘振夏有资格去浙江却又不去。这是他用心灵远接浙江人物画，而又探索自己的艺术目标。这样就会难上加难。而他“闭门修炼”数十年，竟然也炼出一粒“金丹”来。这不是奇士的奇行吗？

水墨是一种十分敏感而又很难控制的艺术技巧，如果不让它像野马一样狂奔，它就不可能出奇的璀璨。但狂奔则易失控，就会马失前蹄。刘振夏必须使笔墨沿着他自己的艺术构思发展，必须让水墨自由渗化时，按照他理想审美定向驰骋，这又谈何容易？比之驯马，这样

的野马，只怕连超级驯马师也做不到。但刘振夏做到了，所以他笔下的人物，不但意态无尽，而且水墨淋漓。

他把画画好了，却藏之秘阁，不轻易示人，这又奇了。

艺术是心灵的表达，把自己的感情、灵与气都已充分地表现在画中，心中不但欢快，而且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。这种状态下，是否把画拿出去展出已不是最重要的了。画了很多的画又不展出，恰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笔、墨、神、形他都达到了高度，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呢？总有一天世人会发现他，会理解他。但实际上，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十分理解他了，不然他怎么会有现在的地位和声誉呢？

但我真的佩服他，为他这种坚持自己的独特的道路而骄傲。

艺术是心灵的外在体现，“真”然后才能善而美。当前的世界，物质越来越丰富，而精神越来越弱化，这是地球上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悲哀。但艺术的本体、艺术的深层，仍然必须由灵魂的升华去培育。刘振夏执著地行进在艺术真谛的探索中，我为他高兴。我想，奇行自会有奇迹。

艺术领域正呼唤着有才华、有志气而又执著的人。

奇行

2005年9月于上海

.....

方增先：上海美术馆馆长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、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、上海政协常委、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、美国传记研究院终身董事和国际顾问。

.....

## 序 二

### 不期而遇的怪才



编导章焜华先生像

干了四十多年新闻工作，认识的人不少，但挚友无多，画家刘振夏是挚友中特殊的一位。他是我27年前采访时结识的，因为不住在同一个城市，见面机会不多，但总能彼此关注，相互牵挂。刘振夏的社会地位，几十年中变化不小，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，市一级的“四套班子”中，尽管他是副职，但也是榜上有名的。可我就是无法把他与官联系起来。在我眼里，和27年前一样，他依然只是一位画家，而且是一个明明可以发财却安贫若素的穷画家，一个傻画画的。这也许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过于轻慢，不懂规矩；也许要怪他自己太无“当官”的架势，令人“肃然”不起来。

我对刘振夏，“肃然”办不到，“起敬”倒是一开始相识就有了的。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朋友。

我是先见其画而后识其人的，机会纯属偶

然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是上海电视台《文化生活》的栏目编辑。因为要介绍桃花坞年画，于是到了苏州。那天在拙政园拍完外景，准备回住地休息，等车时，颇觉无聊，便走进了园内一个画展。画展规模不大，原来只想作泛泛浏览，随时准备等车子一来就走人的。就在这漫不经心浏览时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，我竟被一幅水墨肖像深深吸引了，这分明是一件不期而遇的精品，我不禁在画前徘徊起来。此时，车子已到门前，我却仍在流连忘返。应该据实交待，我对绘画，至今外行，但画界确有朋友说我“眼睛很凶”。我想，这大概是职业使然。因为工作关系，认识不少画家，拾得些许牙慧，当然也得便看了不少作品，心里便慢慢有了点比较，有了衡判优劣的主观尺度，这该是每个喜好读画的人都会有的。这与烟鬼一闻烟雾即晓得是什么品牌，酒徒一嗅酒香便知道出自何处酒坊，应该是一个道理，遑称“眼光”，更难说其“准”。但我得承认，在画展中，能让我一见倾心、过目难忘的作品，实在不多。我连忙凑近细看作品标签——“作者：刘振夏”。这样出色的作品，如此陌生的名姓，竟不知是何方神圣。

我在电视栏目中介绍画家，私下有个不成文的宗旨：少作“锦上添花”，多行“雪中送炭”。因为声名远播的名家，分量本来就重，露脸的机会也多，多一个或少一个节目“吹捧”，是无关紧要的。而那些颇具成就和才华却无名无路的小辈，电视的推荐，往往会为他们的事业发展，帮上一点小忙。再说，画坛里如果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熟面孔，岂莫过于寂寞，太过无趣？

于是，我设法找到了刘振夏。

这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。印象中，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，随身背一套颇为土气的作画行头。那是一个硕大的深色粗布口袋，里面装的除了文房诸宝，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块自制的画板。这个画板，其实就是三块三夹板，之间用布粘连起来。作画时，三块板一打开，连接处用铁质的夹子一夹，就成了一块大的画板了。把画板往

椅子上或墙头一靠，就是一个画架。刘振夏就这么成年累月背着它，晃里晃荡地，近走水乡，远去边陲，居然画出了那么多神形兼备、性格鲜明的水墨肖像来。有人说，他那一身打扮，很像是做劣质毛笔生意的笔贩子，我倒觉得更像是烧香拜庙的“香客”。他身背硕大的“香袋”，长途跋涉去顶礼膜拜他心中的艺术之神，营造一方他所追寻的艺术净土，他是一个宗教精神十足的苦行者。

他和我所认识的其他画家朋友，显然极不相同。我的那些朋友，才情横溢，胸中自有千峰万壑，笔下不缺彩墨意趣。他们当年修炼丹青时自然是辛苦异常的，但此刻已无需再经受日晒雨淋。画室精妙，蕉影临窗，于绕梁之乐声中，凝神运气，红袖添香，潇洒挥毫，恣意泼墨，闲庭信步间，佳作天成。我当然也欣赏他们美的创造，能做到作画即消遣，那自然是一种难得的本事，难为的境界。刘振夏也是专攻国画的，他的笔墨功力，自有公论，无需我辈妄加评说，但他却无缘消受寄闲适于丹青的福分。因为他偏偏选中水墨肖像作为自己艺术的切入口。他的创作对象永远在茫茫的人海之中，他必须踏破铁鞋去寻觅，去捕捉，去摹写，去创造，永远风尘仆仆，永远灰头土脸，劳心而又劳力。

我决定为刘振夏拍一部电视片。因为他画的是肖像，我想把镜头对着他的模特来记录他的创作生活，为此，跟随他跑了不少地方。言语不多的刘振夏，一到达他写生作画的生活基地，周围马上就会热闹起来。老老少少都叫他刘老师，你呼我应，似有说不尽的话题，亲热异常，这显然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得到的人缘。许多专家称赞刘的水墨肖像画得深刻，而深刻是要以相知为前提的，没有好的人缘，没有对生活原型足够的理解，肖像要画出内涵，画出深刻，是绝难办得到的。王羲之主张“意在笔先，然后作字”，刘振夏的功夫首先是用在画作之外的，他极端重视提笔之前的“炼意”。

他从生活中挑选肖像模特，通常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待选定

之后，又要经历一个几乎同样漫长的深入熟悉的过程。而临场写生，相对来说，时间倒并不是太长的，仿佛只是把提笔之前的两个过程以及自己的体验，通过画笔，在宣纸上作一次如实的记录而已。他几乎从不在宣纸上用铅笔或炭条打草稿，面对模特，通常只是用指甲在纸上拉出几道线痕，为人体部位和画作的构图作一番大的布局。然后边看边画，或凝神观察，或一路挥洒，把人物的表情、形态，特别是精气神，迅速捕捉下来，定格在纸上。这的确需要极为深厚的形准和造型功力的。

面对面的写生告一段落后，便进入一个更长的后期创作。人物的体态、背景、笔意的呼应和墨韵趣味的追求等等，都是他后期磨洋工磨出来的。这“磨”的过程，或数月，或年把，画一个人竟比女人生个孩子还艰难，真亏他有这份耐心。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，没有全身心的追求，没有信徒般的虔诚，怕是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，历经几十年的执著与坚持而无怨无悔的。

1981年，刘振夏和他的作品，曾在全国美术界有过一轮不小的轰动。先是苏州为他开个人画展，紧接着是上海电视台对刘振夏其人其画的专题介绍，由此引发了一阵紧锣密鼓的连锁反应：上海中国画院特邀他到上海举办观摩展；诸多重量级的画坛名家对他的作品赞许有加；《江苏画刊》以多页篇幅对他作重点推荐；不久他的画册隆重出版……所有这些纯然是因为他作品本身焕发的魅力。

这一红火的局面，对刘振夏事业的发展，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、万金难求的良机。可惜他自己竟全无把握这个机遇的意思。就在江苏省美术馆与他签好协议，正准备为他在南京举办一个高规格的个人画展时，刘振夏却终止了协议，实行干净彻底的“大隐退”，坚持“不展、不卖、不送、不发表”的态度。从那以后直到现今，整整二十多年，人们未能见到他一幅作品。对此，我当时是大不以为然的，而他却自己保持着深思熟虑后的轻松，他曾对我说：“就这么几幅东西，展

来展去，纯属同义反复，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他显然仍在拼搏，尽管我跟许多人一样未能见到他的新作，但我看到他画桌上的衬纸，依然水墨淋漓；我看到他画室大块的墙面上，总是墨迹斑斑，我知道这就是他的脚印，他的跋涉，他正在不倦地追求着不再是“同义反复”的新境界。

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各种诱惑无所不在，只要看看眼前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，你就不难体会刘振夏几十年拼搏的不易，坚持的可贵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处人、处事和处世的原则与方式，你可以不理解、不赞成他的某些做法，然而你绝对无法不赞成他的精神。

坚持一幅画不外流，就必须坚持一份清贫，舍弃几多享受，宁穷而处高。

坚持不以绘画作品作私欲的敲门砖，就是为了坚持一份正直、尊严与清高。不清高是容易流俗的，而人格的流俗势必导致作品的流俗。

而这些坚持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奉献一个他的、完整的人物与肖像画的艺术长廊，展示一个完整无缺的刘振夏的丹青世界。

他说：中国的水墨人物，至今仍是一个并不繁荣的艺术园地，需要多少代人去辛勤开拓。如果自己几十年的探索能给当代的同行和未来的艺术家，提供一份参考、些许经验，我的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几十年的奋进与坚持，别人做不到的，刘振夏做到了。作为朋友，我当然为他高兴，虽然我知道，在他的种种坚持背后，曾经有过怎样的牺牲。在此，我还要特别向他的夫人邵瑞宝和他的女儿刘乡、刘耘致敬，她们的理解、牺牲和支持，成就了刘振夏。刘振夏到底是有福的！

刘振夏的新的绘画作品尚未揭开面纱，而提前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这部他倾注了许多心血的《情画未了》。这是一部画家的自述，一个画家的人生故事和他的心路经历。这是一部内容丰富，可读性很强的真诚之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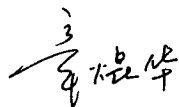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与振夏交往多年，竟不知他的人生如此曲折，如此精彩。

在这部书里，画家坦坦荡荡把自己和盘托出。内中有对身世的娓娓讲述，有对恋情的深情忆念，有对十年噩梦惊悚再现，也有对自己被称为“画坛奇人”、“姑苏一怪”的种种剖白。有笑有泪，敢爱敢恨，一如他的水墨画作，在平实中显激情，在淡雅中求深意。令人捧读则不忍离手，掩卷则百感交集。喜欢刘振夏绘画的人，读懂这部书，有助于读懂他的艺术世界；未曾看过刘振夏画作的读者，定会因为这部书而对他的绘画充满神往和期待。

感谢振夏给我机会，让我有幸先期阅读他的书稿。

我和读者们一样，期待着他的丹青新作，久违了的刘振夏的绘画天地。

以此代序。



2005年8月14日

于榕荫书屋

.....

章焜华：曾任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主编，高级编辑。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。其中：《大动迁》获中国纪录片学术特等奖；《半个世纪的乡恋》获第二届华语电视最佳纪录片金龙奖、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特别荣誉奖；《回到祖先的土地》获第35届“亚广联”（ABU）纪录片大奖、中国彩虹奖一等奖。

.....

## 自序

我爱手中的画笔，但这支笔很难描绘我记忆深处那些时时跃上心头、又挥之不去的小故事，于是不擅文笔的我提起了这支不同于画笔之笔，追忆那故月流云。

在时代的风雨中，我是个幸运儿。五岁到了杭州，九岁又来到苏州，这两座被誉为“人间天堂”的城市，特别是古老的苏州，既抚育了我，又庇护了我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

往事如歌，随风而去，人间的真情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余韵，但愿通过我的拙笔引出世间更美的乐章。

我的绘画供人欣赏，见仁见智，希望更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前行，因为这块土地仍需垦拓！

感谢救过我性命的同学、渔妇，甚至那位盲人的在天之灵；感谢被我爱过和爱过我的人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

2006年4月于默存斋





旅途 (水墨) 1650mm X 1580mm